

現代文學叢刊

梅特林劇曲選集

蕭石君譯

中華書局印行

刊叢學文代現

Maurice Meaterlinck: Théâtre de
Meaterlinck

集選曲劇林特梅

譯君石蕭



行印局書華中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七五號
現代文學叢刊
梅特林劇曲選集（全一冊）

◎ 定價 銀 一 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 著 者

Maurice Maeterlinck

譯 者

蕭 石 君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 刷 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 埠

中華書局

譯者序

梅特林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於比利時的幹（Gand）城。幼時在聖巴爾蒲（Sainte-Barbe）中學肄業，即顯出對於文學的嗜好。後順從兩親的意旨，在幹城大學習法律，一八八六年爲律師。是年遊巴黎和幾位有名的象徵派詩人相遇，很受了他們的影響，就中他最心折的是瑋里耶（Villiers de l'Isle-Adam），因此他的作品便走向主情的象徵的神祕的方面去了。他的第一部詩集溫室（Berres Chaudes）刊於一八八九年，是象徵人性脆弱的抒情詩集。第二年發表第一部劇曲瑪蓮公主（La Princesse Maleine），米爾波（Octave Mirbeau）大加贊賞，公然稱他爲比利時的莎士比亞。

瑪蓮公主是一篇運命的悲劇，共計五幕，描寫荷蘭一地方之王名馬塞略（Marcellus）的，將其女瑪蓮許配於荷蘭另一地方之王查爾瑪爾（Hjalmar）之子爲妻。一次兩人在席間因酒後語言衝突，加以那時候查爾瑪爾愛一后

妃安儂 (Anne) 非常妬悍，人言將來恐有不利於瑪蓮公主，於是馬塞略想解除婚約。但瑪蓮公主傾慕查爾瑪爾王子，不願依從父命。其後查爾瑪爾統兵來攻，馬塞略全家傾覆，惟瑪蓮和其乳母逃出，中途經多少波折，卒和查爾瑪爾王子相遇。而查爾瑪爾所寵愛的安儂，原係豫朗 (Outland) 的王妃，未來查爾瑪爾的宮廷以前，曾生一女名雨格麗安 (Uglyane)，安儂欲將其許配於查爾瑪爾王子。既見查爾瑪爾王子將和瑪蓮公主結婚，她毅然地誘逼查爾瑪爾一同下手，將瑪蓮公主勒斃。此劇大旨如此。勒斃瑪蓮公主一場，悽愴無比，批評家謂可與莎翁之馬克貝思 (Macbeth) 相匹敵。但就全劇論尚有鬆懈的地方，未能表出作者特殊的本領。

梅特林前期的作品大抵惴惴於死的威脅，運命的神祕，人性的脆弱。在瑪蓮公主後繼續發表的幾篇獨幕劇，如闖入者 (L'intruse)、羣盲 (Les Aveugles)、屋內 (Intérieur) 等，均能表出這種思想，現在依次敘述於下。

闖入者的佈景爲老邸宅中的一間陰暗的房子。桌上安置一盞燈。三個

女兒和盲丁目的年高的祖父，父親，叔父在一塊兒談話。各人神色不安。因為女兒們的母親數星期前產生一小孩，臥病在鄰室中，正在等候慈惠病院的看護婦和醫生來診視。年高的祖父和女兒們聽見一種聲音，像有人向家中走來。父親和叔父則疑是看護婦到了，喚女僕來詢問，女僕答沒有人至。盲目的祖父仍說有人走進房中來了，不久桌上的燈燧去，月光射進室中，各人都感到不安。鐘響十二下後，迄今沒有出聲過的小孩突然在他自己的房中哭泣起來，同時聽到一種脚步聲向病婦的室中消逝。空氣異常沉默。隨後左室的門敞開，看護婦出現，全身黑服，俯首畫十字架，報告病婦已經死去。全幕描寫闖入者——死神的降臨非常靈妙，使觀者走進另一世界中去。

羣盲係描寫一年老的牧師領導羣盲出外遊覽，牧師忽在中途一座古林中死去，羣盲欲歸不得，其一種張皇失措的情態動人心目。批評家認為是極有意義的象徵的作品。

屋內係一老人和一過客走進一所住宅的舊園中，原是報告這家女兒

在外溺死的消息的。兩人從玻璃窗望過去，約略看到室中的情景，這家中的父親坐在火爐旁。母親的一肘枕在桌上，一小孩睡得正熟，頭靠着她的左肩。旁邊有兩個女孩刺繡，臉上帶着微笑。室內的人全不知窗外有黑夜死亡和運命的侵襲。老人和過客看到這種情景不忍進去報告消息，免驚破他們的美夢。不久一羣人將溺死的女兒的屍體擡到，老人不得已才進去說明源委。

除上述幾篇獨幕劇外，且達幾爾的死 (*La mort de Tintagiles*) 尤爲批評家所稱道，謂最能代表梅特林初期的思想和作風。此劇共計四幕。年幼的且達幾爾被人領到隔海的一地方，這地方係一疑忌最深的女王的領土。女王恐人奪去她的王位，常將許多年輕的子胤置於死地，因此且達幾爾的運命祇在旦夕間。他的兩個姊姊得訊後，便邀同一位老人守護着他，免被女王奪去，但這三人的愛力，在女王的威力前面極形脆弱，且達幾爾卒被奪去。他的姊姊伊格達 (*Ygraine*) 奮不顧身地追尋。後知道了他的處所，可是隔一扇鐵門無法通過。伊格達拼命敲擊鐵門，鐵門動也不動，同時門裏面且達幾爾呼

救的聲音一刻一刻緊急起來。伊格蓮祇好將手中持着的一盞燈當作武器敲打鐵門。結果燈熄了，門仍沒有打開。隨後聽到旦達幾爾窒死倒在地上。女王象徵死神，伊格蓮即是人類本身的影子，生與死的隔離祇一扇鐵門，死的威力誰也不能抵抗。

梅特林初期作品中所描寫的戀愛，亦帶運命的濃厚的色彩。一八九二年作的裴列哀與梅麗沙 (*Pelléas et Mélisande*) 和一八九四年的阿娜珂與巴洛米德 (*Alladine et Palomides*) 均屬顯明的例證。裴列哀與梅麗沙共計五幕，描寫歌洛 (*Goland*) 王子在一森林中遇見梅麗沙心裏非常愛她，雖則梅麗沙說他年紀大了，說他鬚髮都灰白了，並沒有像他對她的熱情。但是他們畢竟結了婚。結婚後回到家中，梅麗沙和歌洛的年輕貌美的弟弟裴列哀相遇。不知不覺間同落於戀愛的陷阱中。一次裴列哀與梅麗沙在花園中的噴水池旁談心。梅麗沙沒有留意，將結婚時歌洛給她的戒指掉在水裏了。歌洛得知後令她尋找回來。又一次梅麗沙在窗畔梳頭，裴列哀在窗下經過，時已薄

暮，裴列哀看見梅麗沙的青髮好像一縷陽光，要求她伸出手來以便讓他親吻。當梅麗沙俯下身子的時候，她的髮都從窗畔垂下來了。於是裴列哀挽着她的髮狂吻。沒隔多久，歌洛來了，看見這種情景，祇好苦笑着說：你們多麼孩子氣。裴列哀本有一友患重病，寫信叫他馬上去看。他因自己的父親患病，加以等候歌洛帶領梅麗沙回家，所以沒有即去。後來父親的病好了，他想離開家裏，便約梅麗沙在花園中的噴水池旁作最後一次的密會。裴列哀自己說：「我作夢似地在運命的陷阱的周圍玩耍」（J'ai joué en rêve autour des pièges de la destinée……）。歌洛早已對裴列哀和梅麗沙兩人懷疑，又從他前妻所生的小孩名伊尼阿爾（Yriold）的口中得到一些消息，當他們這一次最後互相擁抱的時候，歌洛從旁跳出，用劍將裴列哀刺死。梅麗沙亦受了傷，後雖請醫診治，終歸沒有發生效力死了。

阿娜玎與巴洛米德亦係描寫三角戀愛的五幕悲劇。老王阿布拉莫爾（Abiamore）疼愛一美女阿娜玎。阿娜玎則和老王的女婿巴洛米德互相戀愛。

老王原生有數女，均已死去，現在僅留下即將和巴洛米德結婚的阿斯多朗（Astolaine），觀此情景，妬憤交集，爲自己又爲女兒報復，便將阿娜珂和巴洛米德捆綁投到地洞中。他們在洞中彼此解下縛帶親吻，並賞玩洞中的美景。及至一道陽光射進來，他們從前以爲美景的地方，實在是一些污穢的東西。隨後進來了阿斯多朗和巴洛米德的幾位姊妹，她們是乘老王出外特來洞中救他們的。他們出洞後害重病，各居一室。臨危的時候彼此隔室呼喚。這種呼聲無異兩人靈魂的交響樂。

以上兩劇既非不可療治的情熱的悲劇，亦非由境遇和性格所釀成的悲劇。它們的特色純在暗示運命的神祕，添上奇異的背景和閃灼的言辭，使觀者的官能完全沉浸在神祕的空氣中。這時期梅特林視戀愛祇是不可抗的運命的陷阱。所以有人稱他爲悲觀主義的劇曲家，及至一八九六年發表阿格娜媛與綏莉柔特（Aglaïne et Selysette），劃出了他的轉圜期。此劇主人公綏莉柔特甘願自殺以便其夫和情敵阿格娜媛結婚。就她們兩人的地位

論，原應互相仇視的，但她們兩人却互相憐惜，互相諒解。她們的對話，是心靈和心靈的對話。她們追求的生活，是超越現實的生活，這在許多描寫三角戀愛的劇曲中，獲得一種特殊的地位。同時阿格娜和梅列安德爾的戀愛，不獨未毀滅在運命的威力前面，而且犧牲綏莉柔特以暗示戀愛的優越，這已顯然表出作者思想的蛻變。從此以後，作者由悲觀的一變而為樂觀的了，雖然作者自己聲明並非有意尋求一種進展或一種新的願望。

一九〇二年作的蒙娜凡娜 (Monna Vanna) 更是歌頌愛的作品。這是一篇有新意義的史劇，取材於十五世紀末葉，共計三幕。第一幕描寫意大利一個地方叫做昆滋 (Pisa) 的，被佛羅連斯 (Florence) 軍所包圍，城的陷落在旦夕間。昆滋軍司令官吉多 (Guido) 遣其父往佛羅連斯備兵隊長蒲朗齊瓦爾 (Prinzivalle) 的軍中請求饒恕昆滋市民的過失。吉多的父親歸來後，先祇縷述蒲朗齊瓦爾怎樣優禮他；蒲朗齊瓦爾讀過他的著述，並談到他所譯的柏拉圖的三篇對話；又怎樣遇着了一位學者叫做菲桑 (Marville Ficin) 的一同採

掘古代的藝術品等等。吉多聽得不耐煩，便追問敵人對於昆滋三萬市民的生命究竟安排怎樣處置。他的父親繞了許多道路，才把真相說出。敵人所提的條件，是要吉多的美妻蒙娜凡娜除穿一襲外套外，要赤裸裸的一身到蒲朗齊瓦爾的軍中過一夜。蒲朗齊瓦爾願運許多糧食到昆滋來拯救昆滋市民的生命。吉多聽後，當然怒不可遏，認這是無上的恥辱。而他的父親則以爲愛情必須擴大，一個美妻的生命究敵不過三萬市民的生命。最後徵求蒙娜凡娜本人的意見，她却願意到敵人的軍中去，爲的是和吉多的父親同一意見。第二幕描寫蒲朗齊瓦爾受佛羅連斯政府的疑忌，將有生命的危險。佛羅連斯原非蒲朗齊瓦爾的祖宗墳墓之所，他祇是一個雇傭的將士。蒙娜凡娜未到蒲朗齊瓦爾的軍中以前，以爲蒲朗齊瓦爾是一個暴戾恣睢的武夫，却不料蒲朗齊瓦爾是她幼時嬉戲的伴侶，是柏拉圖的崇拜者，是精神戀愛的信徒。當晚蒲朗齊瓦爾向她提起當她八歲，蒲朗齊瓦爾十二歲的時候，兩人常在一塊玩耍，一次蒙娜凡娜掉下一個戒指在水裏，蒲朗齊瓦爾曾冒險將

它撈起。後來蒲朗齊瓦爾的父親領他到了非洲，他自己又在亞刺伯、土耳其、西班牙各地流浪，及至他再回到威尼斯（Venice），蒙娜凡娜的母親已死，蒙娜凡娜和吉多結婚了。蒲朗齊瓦爾抱着失戀的悲痛從軍，轉戰各地，仍夢寐不忘蒙娜凡娜。適逢有這次的機緣，便要求蒙娜凡娜到自己的軍中來。他的意思祇求蒙娜凡娜了解他的愛慕的精誠，此外什麼也不要。求。蒙娜凡娜因此既大爲感動，知道佛羅連斯政府將不利於蒲朗齊瓦爾，她即邀蒲朗齊瓦爾一同回到昆滋。第三幕蒙娜凡娜回到昆滋，市民把她當作救世主歡迎。但是吉多悄然不樂，以爲蒙娜凡娜失掉了貞操。及至看見她領來了蒲朗齊瓦爾，他又歡喜起來，以爲蒙娜凡娜要報她自己失身之仇，所以用詭計引誘敵人來此地。但是蒙娜凡娜再三說她沒有失身，吉多疑她這種說法是爲辯護蒲朗齊瓦爾的，無論如何他不相信。到這時候，蒙娜凡娜覺得吉多的人格太小，對她的愛也離不掉自私。比起蒲朗齊瓦爾高潔的情懷，不由她生出一種覺悟。於是她敷衍吉多說她果失了身，她要把蒲朗齊瓦爾投到任何人走不

進去的極深的地牢裏，這牢獄的鑰匙讓她自己保管，她的本意是在預備和蒲朗齊瓦爾一同逃亡，所以閉幕的時候，蒙娜凡娜嚷着美夢要開始了……美夢要開始了……

這篇史劇除歌頌愛外，它所包含的新意義即在蒙娜凡娜對於不真實的愛的覺醒。但一般批評家都說這劇頗受德國浮貝爾（Hebbel 1813—1863）一八四〇年作的猶娣特（Judith）一劇的暗示。現在試將猶娣特一劇的情節摘錄於下，以資參證。

紀元前五六百年稱霸於東方的巴比倫國王派遣荷洛菲爾奴（Holopherne）征貝度里（Bethulie）。荷洛菲爾奴是勇冠一世的猛將，喜將征服地的婦女爲囊中物。依照他的意思，男女間除肉以外再沒有什麼。男女情慾燃燒時所發生的血滴滴的接吻和擁抱，乃是上帝造人的本意。女子未接近男子以前所抱的嫌惡和卑怯的憤懣，一等到她嘗到肉的快樂，自然而然地消釋淨盡。這種勝利的滋味，荷洛菲爾奴迄今嘗過無數次。現在貝度里被他所包

圍，可以說這城池已經在他的掌握中了。城中有一美女名猶娣特，是孀婦，但是處女，因為新郎在結婚的那夜卒然死了。猶娣特矢志不嫁，願將一生獻之於神。貝度里既瀕於破滅的悲運，她便奮然興起來救國難。計畫是犧牲自己的貞操去侍荷洛菲爾奴的枕席，好乘間將他殺斃。她帶了一個婢女到敵營中去，幾天後果然割下荷洛菲爾奴的頭帶回貝度里了。市民熱烈地歡迎她，如同歡迎凱旋的將軍一般。但是猶娣特心裏非常不安，她怕懷了仇人的胤。加以她殺荷洛菲爾奴的動機，和她從貝度里出發時的決心完全不同。出發時她的決心是為國殺敵，一旦和荷洛菲爾奴對面，她祇覺得荷洛菲爾奴是曠代的英雄，現實界的勇者，和貝度里庸俗的市民相比，真有小巫大巫之別。即和她迄今所信仰的神的威力相比，亦覺神力虛幻，遠不及荷洛菲爾奴的真實和偉大之足以使她傾倒。而出發時為國殺敵的決心，不外是一種稚氣。但到最後的那晚，荷洛菲爾奴強拉她就寢時，無論她怎樣哀懇他都不顧，他的擁抱和接吻，威脅了她的靈魂，她才打算殺他。這種報仇，完全為的自己，絕

非爲的鄉國，她在市民的歡呼聲中不得不就心自己懷了妊。

猶娣特和蒙娜凡娜擺在一塊，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篇史劇有多少共通的地方。兩劇中的女主人公，都是近代女性的先驅者。荷洛菲爾奴雖是氣力蓋世的超人，然因奴視女性，忽視女性的靈的一面，卒取了殺身之禍，吉多之被蒙娜凡娜遺棄，亦即在他不尊重蒙娜凡娜的自由意志。蒙娜凡娜在梅特林的作品中，單就作風說，亦和他以前的作品不同。他以前的作品，時代和場所都不分明，劇中的人物活動在神祕的世界裏。蒙娜凡娜則明白記出時代是十五世紀末，地點是昆滋。所以有人稱這作品是梅特林從初期幻想的運命劇蛻變到現實的生活劇的革新的作品。

一九〇八年發表的青鳥 (*L'Oiseau bleu*) 自然是梅特林的傑作。本來梅特林的劇曲無論那一篇都攜有夢的成分，不過青鳥更是集夢的大成。這篇劇的情節，是耶穌聖誕節夜貧窮樵夫的兒女在夢裏爲探尋那隻象徵事物與幸福的大祕密的青鳥旅行了許多地方。到頭沒有尋着。有時他們以爲捕

到手了，青鳥又變了顏色，或者死了，再不然就逃了。等到他們醒來的時候，男孩看見自己鳥籠中的小鳥覺得比迄今所見的鳥的顏色還青。意思是指所謂幸福、美、愛，人一意識到的時候，馬上就要幻滅。其實這些東西祇在我們的身旁我們沒有留意罷了。

青鳥，一九〇八年初演於莫斯科戲院，一九一一年才在巴黎上演。它的成功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即是它頗得力於舞臺裝飾。近代舞臺的裝飾，有舞臺監督專司其事。電燈和各種機關的配置，背景與戲曲內容的吻合，當舞臺監督的須有適當的天才。近代一篇戲劇在舞臺上獲得巨大的成功，不單是戲曲家與俳優共同努力的結果，舞臺監督亦有不少的功績。近代戲劇之得發揮綜合藝術的特色即由於此。

蕭伯納 (Bernard Shaw) 說：沒有新哲學，便沒有新戲曲。他這句話很可說明近代戲劇的異彩。梅特林被稱為新浪漫派的巨擘，亦由於他的作品有他的注重敘智和直覺的哲學作根據。他的作品常用老人和女子為運命或死